

东亚文化的墙

阎 连 科

The Significance of Pushing Down Walls

YAN Lianke

Abstract

The author of "*Dongya Wenhua de Qiang* (Walls of East Asian Culture)" discusses, from a personal perspective, the lack of depth of East Asian culture and its shallow foundations. He believ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oday's so-called East Asian cultural sphere is characterized by simplicity, shallowness, and even a degree of illusoriness. This illusoriness is not found only in the lightweight nature of the cultural sphere's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itself, but also in the lack of a kind of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deep culture" and "deep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there is no solid political base underpinning East Asian culture, this kind of simple, shallow East Asian culture is extremely susceptible to collapse resulting from the political-related tensions and confrontations of each country. From a contrasting perspective,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existence of separation walls within East Asian culture. He believes that these "walls" are, to a certain degree, taller and even more prominent than the already formed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s found in East Asia, and that if these walls within East Asian culture are not removed, then we cannot even begin to discuss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istence of an East Asian culture. Therefore, people living beneath the shadows of these walls must first push down these walls, rather than celebrate the culture separated by them.

同学们、老师们，同仁朋友们：

我们大家聚集在早稻田大学来讨论东亚文化圈这个问题，如同来共同回答一道没有确定答案的谜题。中国有两句古诗曾经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大意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谜题之现状：从一个角度看，好似东亚文化圈无论怎样艰辛，但终于还是建成或基本成形。但换一个角度，从另一个方面去观察、去思考，我们会发现这个文化圈不仅没有形成，而且在东亚诸国的文化之间，还竖立着很多高大、粗砺、坚固的隔墙。这些隔墙丑陋而又张牙舞爪，随时都会伸出它锋利的魔爪来，袭击那些想要真正建立这种和平、和谐、充满人类生存温馨的文化场，以巩固、直立它那本已高大、有力的文化的隔墙。

对于东亚文化墙的高大、粗砺与丑陋，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浅文化与深文化

今天我们所谈的成形或已经形成文化圈，不是真正深层的文化圈，而是浅显、表象的一个文化圈。不能否认，以文学为例，村上春树先生的每部小说，都会在全球各地，尤其东亚诸国引起阅读的巨大涟漪；宫崎骏的动漫，在东亚和其他各国，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孩童和青少年。韩国的电视剧，被中国家庭的喜爱，一年一年，一部一部，已经成为中国家庭必不可少的晚餐或晚宴。而中国的网络小说，比如“穿越”、“盗墓”、“玄幻”等类型文学，在韩国、越南也备受追捧，让不少读者，翘首以待，翻译不及。凡此种种，都在表明着东亚文化的开放、流行和被接受，达到了一个此前少见的繁荣和热闹。但是，如果我们据此就认定一个东亚文化圈已经形成，也未免有些过分的简单和乐观。真正的文化圈的建立，一定是一种更深层

文化的确认和共有，是那种深层思想、艺术、文学在无碍交流中的讨论和分享。而今天，无论是电影、电视、动漫或如千野拓政先生称其为的包括村上文学在内的“青春阅读”或曰“轻文学”，在东亚的风行和风靡，都还毕竟是一个浅层的、表面的，更具市场意义而非深层思想与文化意义的。这些风行、风靡的浅层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会在某个时期影响一代人的生活和趣味，但从根本上，不会影响和改变那儿人们的思维和思想。没有深层文化的影响和变化，去谈论文化圈的成立和建立，都如看到了一朵花，就认定那儿一定有一座的花园或苗圃，看见了一片叶，就以为那儿一定有大树或森林。

深层文化——以文学而论，就中日之间，当然是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这是中日文学交流的两段最好的时期。日本文化在这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可说到了改变或可能改变思维的境地。回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前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夏目漱石，田山花袋，横光利一以及再后来的大江健三郎和诗人谷川俊太郎等等。他们的作品，都在相当程度上不仅影响着中国读者，也在影响着中国作家的思维和写作，如果说深层的文化与文学，相比之下，那时则是高山相与大海，而今，大约也只是溪水与一片绿地吧。

那时的风行与风靡，是因为文化与思想的需要。而今天的风靡与流行，则更多是市场和商业文化的需要与渴求。

二、东亚文化的墙

我们应当承认，今天浅文化、轻文学在东亚诸国之间的风行，也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文化场”和“文化圈”，只不过它的“浅”与“轻”，表明着文化圈的轻浅与初始。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开始，一种建立，一种从轻浅走向深广的开端。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商业的世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金钱的时代。当物欲在世界各地开始走向皇椅的座位时，东亚文化借助市场的力量，首先是从消费、娱乐开始，建立起轻浅而有利可图的东亚文化大平台，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而且，这个文化的商业大平台，也正可以为建立真正、深层的东亚文化场和文化圈，搭建一个跳板和桥梁，使东亚的深层文化圈和文化场，有了过度与开端。但是，当我们怀着这桩美愿，冀图从商业的东亚文化平台渡向深层的思想、艺术的文化平台时，时间却在这儿停滞下来了，十年、二十年，商业文化的贩卖与发展，依然是只见商业文化的鲜花朵

朵，而不见深层的思想、艺术文化平台上有林有木，有种子有土壤。简单、物利的东亚文化商业，一直都在阻碍深层的东亚文化平台的建立。在这深层的文化平台和文化圈的发展中，一直竖立着一堵堵高大的隔墙，使那深层文化的建立，变得颇为渺茫而遥远。而这深层文化平台前横恒着的高大的隔墙，不仅阻拦着深层文化的建立，也阻断着我们建立的视野和未来。

这隔墙之一是，国家和权力对真正东亚文化平台建立的阻断。文化、文学、艺术在许多时候的脆弱，都如同玻璃器皿的艺术品，而那些手握重权的政治家，在很多时候都如村上先生说的是喝醉酒的莽汉。当醉莽之汉和玻璃器皿待在一起时，玻璃器皿的命运，大抵已经注定了碎裂的悲剧。深层的东亚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平台的建立，可以不依赖政治家的恩典，但却无法逃避政治和权力的光顾，这就是深层文化圈和文化平台的第一堵高墙。不逾越这堵高墙，不等待一个长久的诸国间温和相处的和平时期，深层文化圈的建立，无疑是一种望梅止渴，是看到一丝云雾，就想到一场甘雨到来的幻想。

隔墙之二，是东亚诸国间日益盛起的民族主义心理，正在成为新的文化高墙。正在越来越严重地阻断着文化圈和文化平台的建立。去年九月中日间因岛屿之争在中国引起的多个城市混乱游行和悲剧的打砸与流血，就是一个可怕、可悲的例证。文化是一种最深层的理性和平静，它不可能建立在混乱、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喷发的火山口上，或火山口的边缘和四周。而种种原因，民族主义，又都将会因国土和政治家的矛盾而长远存在，因此，影响东亚深层文化平台建立的这堵难以推倒的心理高墙，也将会在很长时间，矗立在我们的眼前和身边。

第三，东亚文化市场在帮助深层东亚文化平台的建立，也在吞噬着这个文化平台和文化圈带来的收获和成果。村上先生的文学，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过分的畅销和在东亚诸国以及世界各地市场上的极大成功，也正在影响着人们对村上文学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市场和读者，成就了村上文学的不凡；但市场和读者的消费，也正在阻隔着村上文学深层意义的到来。必须看到，村上的小说，正在面临着成为消费品的危险。一如一个明星的衣饰，是一种明星文化，也是他或她无数粉丝的消费品。能够拯救明星不成为粉丝消费品的是他的文化气韵；能让村上文学不再有可能成为消费品的，是他的写作和我们深层东亚文化平台和文化圈的建立。然而，市场和商业，最终的目的还是利益。当东亚文化圈开始是建立在市场的基

础之上时，其被市场吞噬的危险也就深埋其中了。在资本和市场的世界上，文化要摆脱市场就如船只要摆脱大海。而果然有一天，船只离开了大海，我们又去哪儿寻找那新的行船的河道呢？这是困境、悖论，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墙下的我们

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想要在亚洲率先建立东亚文化的深层平台和文化圈时，而阻隔这种建立的各种墙壁，都在我们面前横亘矗立着。面对这诸多的围墙，而墙下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一是任墙直立，等待上天和历史恩赐我们某个遥远的建立和机遇；二是用我们瘦弱的身躯，朝那墙上一次次的撞击。撞下一道豁口，又一道豁口，直到最终有了一条能让我们走过去的建立的通道。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光是他有永远清醒、怀疑的思考和目光，也还有那种如苏格拉底样，宁可死去也要坚守真理的勇气。我们相信玻璃器皿相遇醉汉的命运。醉汉能使它碎裂和死亡；使它碎裂后一钱不值，被视为垃圾而丢弃。但我们也相信，一件件玻璃器皿碎裂后的锐利，也会使醉汉受伤、流血并清醒。使得他们在清醒之后，做出正确的选择和确定。社会的民族心理是可以改良的土壤。而唯利是图文化市场，也是可以改造的卖场和建造场。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要勇于破碎的勇气和胆略。要敢于说出真话、道出真相来。要有政治家成为醉汉时，冒死让他去清醒的勇气和胆略。我们要用碎裂换取一种清醒。用清醒去改良民族主义的极端心理和清理市场经济对深层文化的捆绑和遮蔽。基于这样的想法，在我们想要建立东亚深层的文化平台和东亚文化圈儿时，我想需要我们去做的，可能是要去把自我首先做成一件不怕碎裂、也甘于碎裂的玻璃器皿吧。